

◆漫游湘西南

老山界上那抹红

张亦斌

到湘西南的城步南山去旅游,真正让我感动的是老山界。车过城步城区,沿着两江峡谷一直往前走。越往前,路越险,景越美。

在南山风景名胜区的入口,在公路的左侧,一块石碑吸引了我。

老山界——三个红色的大字镌刻在巨大的大理石碑上。上面是一行小字:“中国工农红军于1934年12月8日经过此地。”下面是陆定一的签名。我的脑海里立即想到了中学时学过的陆定一的散文名篇《老山界》。

那是一段被共和国历史永远记住的峥嵘岁月。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渡过湘江,进入广西,后经广西龙胜进入湖南蓬洞抵达江头司。到达那里后,军团一部分从江头司翻越老山界往通道方向前进。

我站在石碑前,久久地凝望着。石碑的后面就是一条布满荆

棘的逼仄的山间小路。望着逶迤的山间小道,我依稀听到了曾经在这里响起的枪炮声。

我想体验一下当年红军走过的这条路,于是走下公路,拨开茅草,试着往上走。这条路已经很久没人走过了,茅草和一些不知名的灌木已经将路遮得严严实实,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挪动了十几步,走到一个铁制的水塔前。山里的泉水从一根细小的塑料管里一路欢唱,流到水塔里。我抬头,看见不远处的山脊上、山沟里一片火红,那是映山红,一丛丛,一簇簇,红得耀眼。

山风吹过,将林中的鸟叫蝉鸣送进我的耳朵里,将山涧溪水的欢唱送进我的耳朵里,也将山林的寂静送进我的耳朵里。“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古人锤炼的字句竟如此出神入化。

虽然才走了十几步,我已明显感受到走山路的艰辛,因而对《老山界》里叙述的历史事件有

了更真切的认识。当年,红军就是在这样的“之”字形的陡峭的山路上,背着沉重的装备行军、休息。像我现在这样徒步行走已是不易,何况当年的红军还是背着枪支弹药呢?何况是在这陡峭的只容一人行走的逼仄的山路上和衣而眠呢?我不明白,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这些人呢?

不独是我有这种疑问,当地的老百姓同样也有这样的疑问。十几年前,我曾经到离城步不远的洞口县了解宗祠文化,那里保存着许多年代久远的宗祠。一名老人向我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经历过的事情。老人说,他在家门口见过国民党的部队,也见过共产党的部队,他们都在祠堂里住过,离他的家不到五十步。国民党的部队穿戴整齐,钢枪铮亮,但走路来没有精神;共产党的部队衣衫不整,所谓的武器有钢枪有梭镖有大刀,一边走路一边唱歌,那精

气神,“比我们小把戏过年还开心”。说到最后,老人捋着花白的胡子,感慨地说:“我一辈子都没想明白,红军吃没吃的、穿没穿的,为什么那么有精神?”

是啊,红军为什么那么有精神?为什么能够在如此逼仄的山路上行军?

答案就在陆定一的《老山界》中。原来,当年的革命者就是靠着坚强的意志,突破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征服了老山界,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抚摸着冰冷的石碑,却分明感到热血沸腾。

上车前,我仰望着老山界,又看到了山上那一簇簇映山红。虽然不多,却灿烂如血。有那么一瞬间,山上那一簇簇映山红在我的眼里变成了一顶顶八角帽上闪闪发光的红星,烙在我的脑海里,刻在我的骨子里。

(张亦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邵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故乡月,桂花香

申云贵

故乡的中秋,是泡在桂花香里的。

桂花树长在房前屋后,不知是野生的,还是谁栽的。一到中秋,那香气便从四面八方涌来。你使劲吸几口气,它没了;你假装不理,它又钻进鼻孔,调皮得很。桂花呢,躲在叶子底下,很难见到,像害羞的村姑。风来了,摇一下,再摇一下,花便藏不住了,簌簌地落下来,薄薄地摊在泥土上,像一层细细的小米。

父亲把桂花收集起来,交给奶奶。奶奶便像变魔术一样,把桂花变成桂花糕,交给母亲拿到街上卖。奶奶常说,桂树是月亮上的树,桂子落下来,就在地上生了根。不信?中秋节晚上看。于是,我就盼中秋,盼着看月亮上那棵树。

在故乡,中秋是大节。那年中秋,一大早,母亲就杀了鸡,上街去了。奶奶挎着竹篮,去菜园摘秋茄子、老南瓜、嫩绿的萝卜菜。“八月中秋挖芋子,九月重阳杀鸭子。”父亲在地里挖了半畚箕芋子,又找根竹竿,一头绑上麻线,麻线上拴只折弯的铁钉,钉上挂两条蛆虫,到自家池塘钓鱼。菜上桌,虽不如过年丰盛,也有四荤四素八大碗。

晚饭后,村里人都到禾场坪看月亮。大人们嚼着炒豆子,谈收晚稻、挖花生。孩子们追萤火虫,一会朝东跑,一会往西撵。池塘边柳树下,男孩和女朋友依偎着,说悄悄话。月亮挂在飞檐上,像母亲房里那面又圆又大的银镜子。月光落在地上,像流了一地牛奶。桂花的香气漫过来,忽浓忽淡,丝丝缕缕沁进心肺。

月亮越爬越高。父亲吆喝一声:“呷月饼喽!”母亲从石灰坛子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月饼——那是她半个月前放进去的。月饼有碗口大,两面烤得焦黄。我

瞄一眼月饼,又看一眼天上的月亮——怪不得叫月饼呢,确实像。母亲把月饼切成七块。小妹妹一边分一边念:“奶奶一块,爸爸一块,妈妈一块,大哥哥一块,小哥哥一块,姐姐一块,我一块。”

月饼有点硬,很甜。我吃着,忽然想起一件事,问奶奶:“月亮上的桂树在哪里?”奶奶愣了一下,指着月亮笑:“你仔细看,中间那黑黑的就是。”我瞪大眼睛,白玉似的月面上,果然有些暗淡的线条,形状真像一棵树。我说:“桂树怎么没有叶子呢?”“这……”奶奶回答不上来。我笑了。弟弟和妹妹也笑了。奶奶把自己那块月饼递过来:“快拿月饼塞住你的嘴!我牙疼,吃不得甜的。”我接过月饼,温热的,仿佛还带着奶奶的体温。父亲也把自己的月饼给了弟弟,理由是月饼太硬,他的牙齿咬不动。母亲以同样的理由把自己的月饼给了妹妹。

父亲说:“你们不要笑奶奶,月饼是奶奶做桂花糕换来的。”那一刻,我觉得桂树真的是月亮上的树。

许多年过去了,奶奶走了,父亲也走了。我在城里过了很多中秋。城里的月亮也圆,也亮,悬在楼顶,像一只银白色的碟子。孩子们从外地寄来了月饼,包装精美,馅料繁多,吃起来软嫩香甜。我望着月亮,想起奶奶的话:月亮上那黑黑的影子,是桂树。可我看来看去,只看见一片模糊的暗影,再也寻不到那棵桂树,也不见有桂子飘落。

我终于明白,月是故乡圆。故乡的中秋,是泡在桂花香里的,那里有牙疼的奶奶,有咬不动月饼的父母,有漫天飞舞的萤火虫。

(申云贵,邵东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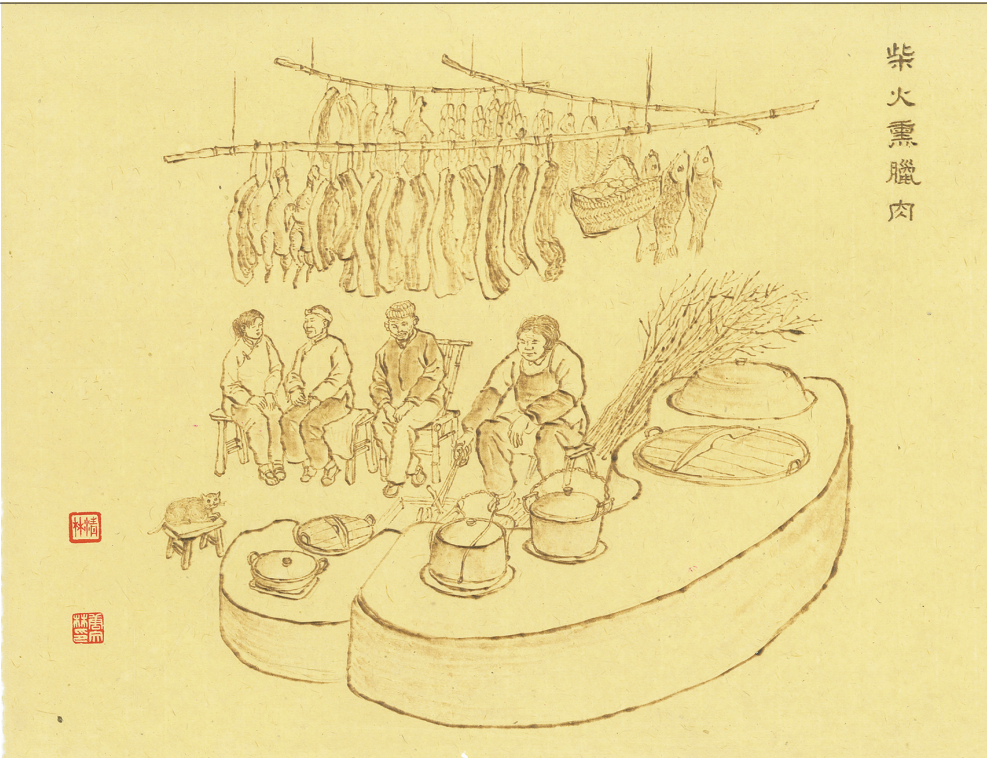
◆湖湘三百六十行

柴火熏腊肉

唐文林 王艳萍

湖湘地区的农村都有熏制腊肉的习俗。“腊七腊八,腌鱼腌鸭。”每年只要腊月一到,家家户户就开始着手准备腊货。将新鲜的猪肉分割成条状,均匀地抹上盐等调料,装进大缸中。几天后取出晾干,挂在灶台上方的横梁上用柴火熏,半个月左右便成为黑乎乎的腊肉。

柴火腊肉煮熟后,肉质晶莹,吃起来香嫩可口、油而不腻,备受人们喜爱。(唐文林、王艳萍,宝庆烙画传承人)



堂哥不到五十岁就回到了家乡,他有技术傍身。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学了电工,后来南下广东打工,学会了模具制作。在模具行业摸爬滚打数年,他成为了一个响当当的角色,在厂里都是以师傅的身份出现。

村里其他人一般都是年龄逼近六十才回来定居。他们是干苦力的,到了这个年龄,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们只好回到家乡,重操儿时旧业,把荒芜多年的水田菜地翻垦过来,种萝卜白菜,再喂养一群鸡鸭鹅、侍弄几头猪。堂哥不同,他很快在离家二十公里的县城找到了一份工作,依然是模具师傅,工资待遇还不低。他每天早上开车去上班,下班开车回家。

现在村里修通了水泥公路。站在群山之巅俯看,蜿蜒曲折的水泥公路就像一条条白色的毛细血管,触达家家户户的门前。不是逢年过节,路上往来的车辆并不多,偶有几只狗几只鸡在漫步而已。堂哥把车开得很快,常常是五点钟鸣一次笛,即使有行人有鸡狗,听到鸣笛也会提早避开。久了,村里人家、路边人家就知晓了这辆车的行驶路线。久了,堂哥的车就成了他们最忠实的便车。

他们出门赶个集,或是去镇上办点事,或是给在县城工作的子孙带点腊味和蔬果,只要看到堂哥的车过来,就会在

◆六岭杂谈

搭便车

吴凯风

路边招手示意。堂哥也不拒绝,只要车里坐得下人、载得了物,见人招手就把车停下来。

当然,堂哥对于搭便车这件事,也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一次是搭了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老人拄着拐杖,到达目的地,下车时不小心摔折了腿骨,老人的家人找堂哥麻烦。堂哥费了一番口舌,才勉强用一千元作为慰问金,平息了这一场纠缠。还有一次,堂哥帮捎带一蛇皮袋南瓜冬瓜去县城。接货地点离堂哥上班的工厂有两三公里远,这还不是问题。问题是收货人要求堂哥把这一蛇皮袋南瓜冬瓜扛上他住的四楼,他以为堂哥带货是收费服务。堂哥把这三十公斤重的蛇皮袋卸下来,就开车上班去了。后来,得知被对方指责“脾气不好,架子大”后,堂哥哭笑不得。

有了堂哥的这些不愉快经历,我每次回家乡,看到路边有人招手示意搭便车,我都会在心里快速审视一番。毕竟我离开家乡快三十年了,而且回家次数不多。至今,我只有三次让别人搭便车的经历。

一次是搭了一对母女。那是酷暑季节,母亲站在路边焦急地在车的前方招手。一个女孩似乎是病了,双手捂着肚子蹲在地上,表情痛苦。我毫不犹豫地停下了车,把她们送去了医院。另外两次是搭村里人去赶集,路程不过五公里。一个是我那子然一身的邻居,年近六旬,耳背,口齿不清。一个是嫁到我们村里多年的女子。她很健谈,从娘家的风俗习惯到我们村里的风土人情,从子女教育到赡养老人,一路滔滔不绝。

搭便车,在这条路上由来已久。我在镇上读初中那会,这条路还是泥土路,坑坑洼洼。上学和放学,我们一有机会就想着“搭便车”。只不过当时不叫“搭便车”,叫“爬车”。学校的规章制度里有一条:“严禁上学、放学路上爬车。”学校领导和班主任也会三番五次告诫我们,珍惜生命,不要爬车。但我们没有几个人会把规章制度记心里,把告诫听进去。车是一辆手扶拖拉机。司机是村里人,矮矮的个子,早晨从村里运送木头到镇上,下午开着空车回村里。他看到我们招手

拦车,不但不会停下车等我们,有时还会逗我们玩。在我们奔跑着快要靠近他的车时,他突然加大油门,车尾喷出一股浓浓的黑烟,然后又慢下来。等我们再次靠近,他又加大油门开一段距离。有一次,我都快跑到家了,还没有爬上他的车。

我是很不情愿去爬这辆车手扶拖拉机的。爬车的难度大,得冒生命危险。即使爬上车后,车尾喷出的黑烟也让我难受。但我还是会加入爬车的队伍。不爬车,显得我胆小;便宜不占,显得我老实。

现在条件好了,村里的车多了起来,搭便车不用这么困难。就拿我们村小组来说,估摸一算,十几户人家几乎家家都买了小车。更方便的是,村里建起了“家族微信群”“村民团结共治微信群”等,有搭便车的需求,在群里发个信息,很快就能约到车。

(吴凯风,文学硕士,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

有奖征文

篮球少年成长记

唐浩

开学第二周,我便留意到小易的与众不同。每每下节课铃响的前2分钟,他的身体就会不自觉转向身边的球友,对方也心照不宣地给予回应。下课门一开,他总像闪电一般冲出教室,走廊里回荡着他急促的脚步声。

作为班主任,我十分欣赏他在篮球场上的风采。“校长杯”篮球赛上,他善于观察队友跑位,一记漂亮的背后传球点燃了赛场氛围。他还代表学校出战校际篮球赛事。可耀眼的篮球光环背后,问题也渐渐显露:课堂记录上频繁出现他的名字,上课走神,作业连续一周上交不全,甚至因为争抢球场地,和同学爆发过激烈争执。

“老师,我以后想靠篮球考上重点高中。”第一次谈心,小易的眼里满是光亮。当我问到篮球特长生的报考条件与文化课门槛时,他低头摩挲着手里的篮球,说:“教练说,只要比赛拿到奖项就可以。”他转瞬又抬起头,语气十分笃定:“我现在的文化成绩,应该够用。”

从家长那里我了解到,小易十分痴迷篮球,校外报了专

项训练班。他对待训练格外刻苦,每天放学后要训练2小时,周末还要参加集训。这个在球场上闪闪发光的少年,把全部热忱投入篮球,却下意识地忽视了学业,将爱好当成了逃避学习的借口。

“我一心想走特长生这条路。”小易垂着头说道。

“小易,你上课分心、作业拖沓,本质上是没有理清爱好和学业二者的关系。”我缓缓说道,特长生招生有着硬性规则,文化课成绩就是绕不开的一关。我拿出教育局发布的特长生招生细则,指着“中考文化课分数不得低于录取线65%”这一条给他看,也和他讲了往届校队队员,专业成绩优异,却因为文化课遗憾落榜的真实事例。小易听完,陷入了沉思。

想要走好这条路,就必须平衡训练和学习。我和小易、他的家长一同商量,定下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往后的日子里,小易慢慢蜕变,学习成绩渐渐提高,篮球训练同样没有落下。我为他的改变点赞。

(唐浩,任职于邵阳县河伯乡初级中学)